

滕肖澜的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得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小说收于其小说集《大城小恋》。

《美丽的日子》写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心理较量，与我们见到的其他小说不同，这两个女人的关系，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绝对对立的一对关系，比如对于爱情，只能惟一的那种关系——虽然她们都深爱着同一个男人——只是这个男人之于其中的一个是母子关系，之于另一个是未婚夫妻关系。这两个女人间的“战争”，其实是两代女人由来已久的战争，也是“本土”与“外来闯入者”之间的战争，更是历代文学作品中已得到充分表达的“婆媳之战”——虽然小说的前三分之二部分两个女人之间的“婆媳”关系还在微妙的确立过程中。

婆媳关系，可能是最能反映中国家庭伦理与纲常结构的焦点之一，也是各种矛盾的集聚地。那么，滕肖澜借《美丽的日子》又是如何诉说与解密这一关系的微妙呢？她的新纪元的叙事，又为我们理解生活提供了怎样的参照？

作为婆婆的卫老太与儿子卫兴国是上海人，儿子因腿疾老大还没有娶妻，卫老太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心急火燎，惟恐卫家绝后，便张罗着从外地找一个能料理家务而又深爱儿子的媳妇，但是这媳妇因是外来的生人，所以还要考察掂量。卫老太算计着，还是先以“保姆”的身份进到自家合适，一来呢，持家的能力可以一明眼了，二来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未来媳妇的脾

气性情也好有个事先的认知与掂量。如果合适，可以“转正”为儿媳妇，如果不合适，那也好给双方都留一个台阶。人活一张脸，两方面都可进可退，不伤和气。道理是，“保姆”是可以辞退不用的，但是“儿媳妇”的“辞退”可能就不仅费事，而且还要破财了，卫老太没什么家财，她和她儿子长年就在亭子间狭窄的房子里度日，只是过着小老百姓的太平日子而已。这也怨不得卫老太的精细，怨只怨她年事渐高，再也经不起生活的风雨变故，无论时间、精力还是金钱、心意，卫老太都“赔”不起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为有残疾的儿子找一个能接替她这个做母亲的、另一个像她一样无私地爱着儿子、照顾儿子的人。这可能是每一个正常的母亲都会有的愿望，卫老太这个愿望不比别个母亲多一点，也不比别个做母亲的少一点。

然而简单愿望的实现里，往往有最委婉的故事。作为准儿媳妇的姚虹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她可不是一个真的就将自个儿当成了“保姆”的人，这个来自于上饶乡村的江西女子，人情世故还是练达的，比如向中间介绍人从桌底下递个红包过去，说“请多关照”；比如在卫家做保姆期间——她当然知道这“试用期”的关键——和卫老太怎么相处，她可以老实到拿一小本子将卫老太所说的话一

一记下来，无外乎是怎么做家务，怎么熨男人衣服的小细节，然而这种灵巧让卫老太看了喜欢。当然，在学当媳妇奔赴“上岗”的过程中，姚虹也将卫家的情况前前后后地摸了个清楚，之后呢，她的心思便花在了这个故事的发起者也是中心人的卫兴国身上，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以一个女人的体贴、细心与温存，打动着这个没有过爱情却一心要走入婚姻的男人。这种爱，有些算计的基础，然而也是有真情作为铺垫的。姚虹没有想在这个男人身上多要什么，或者少要什么，她的心思是和每一个将步入婚姻的女人一样的，她真心和这个老实也踏实的男人过日子。

但是情节直转。姚虹过日子的愿望着急了一点，她想一步跨过，而卫老太却仍想着再考验一段时间。这个时差在两代女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潜意识里想延长与儿子共处的时间的母亲，一个是想赶快过上有妻子名分生活的未婚妻，身份所决定的心态上自然是不一样的。姚虹想出了假怀孕一招，却被卫老太发现真相而立意辞退。这边是一对年轻男女已经产生感情而无法分开，那边是母亲想着不能为儿子找一个说谎的妻子。一边是情，一边是理，以致最后情也是理，理也是情，两者搅在了一起，分不清了。两个女人展开了心理战，而最终以卫老太的心疼儿子落下帷幕，为了大家都“不容

易”的日子，卫老太让了步，对儿子的心疼终于战胜了一切说得出口或说不出的道理。让步的结果是，姚虹站在了这个家的利益上，她终于怀上了卫兴国的孩子，而且在面对老房拆迁时也当然如维护自家利益一般与居委会打上了持久战。由此，两个女人的战争终化干戈为玉帛，她们现在变成了一家子，站在一个战线里面，在她们的面前，还有一大堆过不完的好日子呢。

小说到此让人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在收束处，滕肖澜暗设机关。在上饶老家还有一个小女儿——十岁的“满月”，姚虹的女儿，这是姚虹的秘密。作为母亲，她自然有与天下母亲一样的心意，她打算等日子再过一过，把女儿接来，到那时，“满月”就是上海的“满月”了，娘儿俩，没有分开的道理，是不是？是的，卫老太算计了任何事，就没有算计到这个。姚虹是卫老太的儿媳，是卫兴国的妻子，她在此前此后，都还同时是满月的母亲，母亲的算计与关切自然在儿女的身上，这也无可厚非。日子最深的美丽不正在于此吗？它世代代，生生不息，因有生命的介入与传递，日子才过得有滋有味。

所以，不是别的，可能正是母性——这共同的一点，让卫老太与姚虹这两代女人最终达到了和解。日子，会有波折，也最终会风平浪静，一切都在好起来，虽然那秘密仍在生活中藏着，等待着最后的揭开。

未成沉醉意先融

◎ 何向阳

新书推荐

《奥威尔日记》(英)乔治·奥威尔著，戴维森 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作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这位左倾激进、终其一生憎恶与鞭笞上层阶级的左翼文人，在日记中忠实记录了如下场景：与伦敦的流浪汉们一同乞讨、一同流浪、一同采摘啤酒花、一同住进收容所；深入矿井深处，像矿工一样从头到脚沾满煤灰；在远离城市的海岛上像纯粹的农民渔民一样播种收割、狩猎捕捞。这些日记可谓对其理想所做的最好诠释：平等、博爱，关心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反对顽固的保守派，坚定地反法西斯，讴歌劳动者、热爱劳动……

《我投下一枚炸弹》(日)山本耀司、满田爱著，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本耀司与川久保玲、三宅一生是亚洲少数能在高级时装界站稳地位的设计师，其与主流时尚背道而驰、又能引领潮流的魅力，至今不辍。这本自传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里，山本耀司回溯了自己无父的童年，出身于战后单亲家庭的他，毫不避讳地承认受到母亲职业妇女身份的影响，认为女人最性感的时刻便是工作的当下。中晚年突如其来的婚姻与孩子。第二部分则以更多的篇幅谈论创作的本质。从中不但能够见识到其设计天分及努力的痕迹，更呼应了时尚界对于他擅用布料的评价。在书中，山本耀司褪去“时尚大师”的面貌，展现一个毫不隐藏、赤裸坦诚的自己。

《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毛尖著，海豚出版社出版

这是毛尖的新书。一篇篇电影评论以优美而感性的文笔，重发现了一部部独特电影的画面，发现了那些潜在的隐情与流动的心声，构筑了一部入情入色入世的电影浪漫史。书中文章细腻地展现了电影界的风情万种和人世的奇诡变幻。作者让自己内心和演员、导演的内心交叉重叠，文字率真。用一个词概括本书就是“接地气”。毛尖的文字充满了灵气，让读者往往能够读上瘾。

《菜单中的秘密》(日)西川惠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这是一本讲述法国顶级美食的书，作者以其亲身采访经历，不但探索佳肴醇酒，同时也触及欧洲历史和国际政治。拿法国一流的餐厅和贵为总统官邸的爱丽舍宫做个比较，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流餐厅的菜单上，菜色再丰富也是有限的，而爱丽舍宫的菜单，却随着客人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光看一道菜或许不觉得有什么，当各式各样的前菜、主菜、甜点排列组合起来，再配上不同的白酒、红酒、香槟，客人享用的就不再是单纯的餐宴了。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思？因为，依客人身份的不同来改变菜单，才足以表达宴会主人的政治意图，这也是爱丽舍宫餐桌的真髓。

精彩：华盛顿的起床号

◎ 胡曦露

小时候读过一部长篇小说《乱世佳人》，其中的“乱世”指的就是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属于南方邦联的同情者。同样描写美国内战史的，还有这部1942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华盛顿的起床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者是另一位玛格丽特，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玛格丽特·利奇，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曾两度赢得普利策历史奖。

作品节奏时而紧迫时而平静，很好地调动读者的情绪。一些章节是纵向时间轴，战争的开始与结束都在线索中，另一些章节则采用横向时间轴，照亮华盛顿在战火弥漫中的大英雄与小人物，也照亮了他们的鲜血与光荣、耻辱与梦想。

战争的荒诞感，命运的跌宕起伏，黑帮电影式的危险惊奇……历史本身已有了底本，玛格丽特利奇的笔触冷静中潜藏激情。场景物换星移，英雄小丑走马灯般上下场，真正的主角，还是华盛顿这座城市，它被注入了特有的生命气息。不破不立，四年的战争，浩劫了华盛顿，也为它带来空前的蜕变与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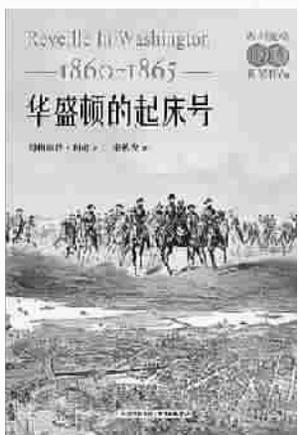
所谓“起床号”的意义，正源于此。

塑造历史众生相绝非易事。玛格丽特也无法像小说家那样靠想象力设局让主人公们经受考验。她或用细节、或用故事，淡淡几笔，点亮了一个人物的内在精神。不是我们熟悉的角度与刻板的印象，那些人物像真实地还魂人间，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继续元气充沛地走了一遍。

她写麦克莱伦的自命不凡，拥有拿破仑式的出场：“对于一群强烈需要英雄的人来说，他刚好就是一个英雄。”高调的呼声以后，波托马克军团却长期无所作为，华盛顿居民嘲笑每天早晨用电报发往全国的公告：波托马克河畔太平无事。玛格丽特又讥讽总结，“打从这位年轻的拿破仑走出西部以来，将近八个月过去了，他的头上只有几次小小的胜利的桂冠。他还没有打过一仗。”

她写胡克的色厉内荏，一句话就够了。“他是我所见过的扑克牌玩得最好的人，但这话只适合初期阶段，每当到了他原本能得1000分的时候，他就会丢牌。”

林肯也不再是历史教科书般的形象，而是为了联邦事业鞠躬尽瘁的奋斗者。巨大荣耀背后的挣扎，努力与无力，那么让人感同身受。关于他的场景无比生动，前往战争部的路上，急于打探战斗最新进展的林肯像“芦苇荡中的一只鹤一样，昂首阔步于



巨大的大理石建筑之间，穿着一身裁剪怪异的灰色套装，一顶毡帽扣在后脑勺上，用一方红手帕擦着脸上的汗”。

作者不写家庭琐事中的林肯，却用专门一章写林肯夫人；作者不写福特剧院的林肯遇刺，却写同一夜国务卿西华德的暗杀事件。像所有的大团圆故事，《华盛顿的起床号》的结局也是一场胜利大游行。前线的将军们凯旋，政府内阁们在看台俯瞰。在林肯缺席的场合里，他的阴影也有着绝对的存在感。

在纵向时间轴里，更能直观感受到四年内战为华盛顿这座城市带来的蜕变。

1861年，华盛顿被称作“宏

大辽阔之城”，只是讽刺之辞。在一片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敞开的下水道把腐烂的垃圾带向波托马克河。尖刻的记者写道，华盛顿是“一个患脑积水的村庄”，是一个“巨大的、急速生长着的、半生不熟的城市胚胎，就像一只躺在7月里的小河滩上的短吻鳄，懒洋洋地晒着12月的太阳”。

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华盛顿一次次目送着寄予厚望的英雄们登上舞台走向战场，又一次次迎来失望与幻灭。麦克道尔、麦克莱伦、伯恩赛德、米德、格兰特……这些将军们高调登场，即使用沾满北方联邦军鲜血的双手争取来的胜利也并不彻底。残酷的僵持的战争不得不继续，华盛顿人渐渐不再相信前线传来的虚报捷报。葛底斯堡战役的伤亡超过23000人。渐渐地，这个民族不再抱有天真的幻想，也丧失了盲目乐观的能力；但它学会了坚持，学会了抱定冷酷无情、毫不动摇的决心。

1865年，长达四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华盛顿国会大厦的穹顶也已完工。武装自由女神斜倚在她那把已经入鞘的宝剑上。联邦胜利后，大规模集权，于是，一个专门用于政府事务的乡村小镇“华盛顿”转变成为联邦的中枢“华盛顿”。起床号吹响了，这座城市在浩劫中觉醒过来。